



2024年9月4日，在花江峡谷大桥超过700米高的猫道上，工人在进行施工作业。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龙永 摄

# 精神 新地标

秋日的花江峡谷，晨雾如纱，轻拂在崇山峻岭之间，缓缓揭开两岸跨越90年的故事。在贵州关岭与贞丰交界的深谷中，北盘江奔腾不息，见证着不同时代桥的诞生——从中央红军长征在贞丰抢渡北盘江时的生死铁索，到如今刷新世界纪录的云端高桥。它们横跨时空，镌刻着贵州大地上不畏艰难、敢为人先的精神密码。

## 铁索桥：生死线上的坚守

“花江铁索桥是贞丰通往贵阳的咽喉要道，若当年敌军由此进入，渡江西进的中央红军可能遭遇头阻击或拦截截断的重大危险。”在贞丰花江铁索桥阻击战遗址陈列馆，72岁的贞丰县平街乡花江村原支书梁绍宇站在浮雕壁画前，讲述起那段历史，他声音低沉、神情庄重。

1935年4月17日拂晓，军团长彭德怀命令张爱萍率十一团主力火速挺进平街，兵出铁索桥，阻击关岭之敌。于是，张爱萍率部星夜兼程，于次日午后抵近平街，突袭驻守黔军，半小时将其击溃。随后，二营主力与侦察排直扑铁索桥，连夺箭门口、七块碑阵地，将敌军逼退至桥头。

战场焦点定格在七块碑至桥头的一公里古道。“这里地势十分险要。”梁绍宇介绍，这条路仅容一人一马通行，左边是悬崖，右边是绝壁，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地。

敌军在桥头架起机枪，红军在七块碑一线布防，雾气中，两军隔谷对峙。敌军摸不清红军兵力，不敢轻举妄动，红军则沉着坚守，昼夜不敢有丝毫松懈。这一守，便是一天两夜，硬生生在这一公里生死线上筑起“铜墙铁壁”，为红三军团、五军团、军委纵队等顺利渡江扫清了障碍。

如今，这座老花江铁索桥已成为省文物保护单位，红色印记历久弥新。

“红军的奋斗，是为了让战友和百姓能安稳地过桥。”梁绍宇说，“我们的奋斗，是要让日子越过越红火。”这句朴素话语，道出了奋斗精神的传承。

## 云端桥：与风共舞的攻坚

站在花江铁索桥上远眺，一道蓝

# 「桥」见

# 奋斗者的精气神

色“巨龙”横跨峡谷——全长2890米的花江峡谷大桥，被誉为“横竖都是世界第一”的工程奇迹。它的背后，是无数建设者的日夜攻坚。

“两边都是悬崖。没路就自己开。”贵州交投集团所属桥梁集团六安项目部质检科科长邓果望着脚下的深谷，思绪回到四年前。为挖桩基孔，工人们在陡峭悬崖上硬生生凿出仅容数人立足的作业平台，受地势限制，大型设备无法进入，四五十米的深度全靠人工一点点掘进。

雨天浑身湿透，冰雹砸在身上生疼，却连个遮蔽处都没有。这样的日子，他们早已习以为常。

晨雾未散的花江峡谷，悬崖耸立，令人望而生畏。仰望，是刺破云霄的“世界第一高桥”；俯首，是静静流淌的北盘江，江面上铁索桥的锈迹里藏着烽火——一座座桥，如一把把钥匙，开启贵州精神的密码箱。

初见老支书梁绍宇，他正凝视花江铁索桥阻击战遗址陈列馆内的浮雕。“红军守着一公里古道，一天两夜没合眼，只为保住渡

江通道。”老人指尖轻抚浮雕上战士面容，仿佛触碰那段滚烫历史。那一刻我明白，铁索桥的链，不仅系住江面，更系住贵州人“不畏艰难”的根脉。

登上花江峡谷大桥，山风裹湿扑面。建设者邓果打开手机展示施工照片：工人冒雨在悬崖挖桩，泥水顺着裤脚流淌；手机操作保持混凝土湿度的自动养生系统，屏幕上实时显示相关数据。

“从手挖肩扛到科技攻关，难吗？难！可比起红军在铁索桥头的生死坚守，这点苦又算什么？”他话音铿锵。我俯瞰下方铁索桥，豁然懂得：这云端高桥，是以新时代的“钢筋铁骨”，延续当年的“热血担当”。

90年光阴流转，桥在变，变的是跨越天堑的方式；山河依旧，不变的是贵州人敢闯敢拼、向难而生的精神传承。

## 记者手记 「变」与「不变」 桥带来的

## 黔西南州贞丰县平街乡花江村原支部书记梁绍宇 花江峡谷的“守桥人”



高桥下奋斗者

从红军长征途经的铁索桥，到如今横跨峡谷的现代化大桥，72岁的黔西南州贞丰县平街乡花江村原党支部书记梁绍宇用七十余载光阴，见证了一座村庄从“悬崖边的穷窝”到“山水铺就发展路”的蝶变。

“小时候听长辈讲，红军曾在花江铁索桥头阻击敌人。”梁绍宇说。19岁那年，梁绍宇在埋设军用电缆时得知征兵消息，毅然报名参军。

1979年退伍返乡，1983年当选花江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件事梁绍宇就琢磨“怎么让村民吃饱饭、多挣钱”。花江峡谷多山地，气候和地形适合养羊。他推荐黑山羊养殖，却遭村民们质疑：“没养过，赔了咋办？”

“我们是党员，得带头干！”梁绍宇和村干部凑钱买了几十只黑山羊，带头上山放羊，每天琢磨着怎么喂料、怎么防疫，摸索饲养技术。当第一笔卖羊的钱实实在在揣进腰包时，村民心动了。高峰时全村养殖黑山羊超3000只，户户增收。

然而，“没路”制约着花江村的发展。农产品需徒步背到关岭售卖，来

回要走一天；孩子凌晨3点打着手电筒，沿着羊肠小道去14公里外的水口寺上学。梁绍宇每每望山兴叹：“啥时候能通条公路？”

转机出现在2004年。得知设计院的工作人员来花江做测绘准备修建电站，梁绍宇跑到县里找领导：“花江不是不想发展，是没路啊！有了路，电站把办公场所设在花江，可以带动当地发展。”一次次奔走，终于迎来公路开工。

路通了，花江村的日子渐渐红火起来。2016年，花江村被列为“中国传统村落”，旅游发展提上日程，但大规模散养黑山羊导致的植被稀疏问题，与旅游业需要的“好山好水”格格不入。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不能为了赚钱毁了家园。”梁绍宇再次带头，卖掉自家100多只羊，并挨家挨户给村民算账：“发展旅游业，游客来看桥、游峡谷，比养羊更稳当，还能保住咱这好山水。”如今，村里只剩9户人家保留少量羊只，更多村民摆起了小摊、开起了民宿、卖起了农产品，峡谷里的生态也慢慢恢复了生机。

新桥飞架两岸，老桥静诉历史。梁绍宇仍常来铁索桥畔，“守桥”，也守着一代人的信念与乡愁。

## “小花江村布依桥缘居”民宿老板林国权 把梦想“种”回故乡



8月底的一

个午后，骄阳正烈，黔西南州贞丰县平街乡“小花江村布依桥缘居”民宿中茶香氤氲。

老板林国权刚挂断四川游客的订房电话，微信提示音又接连响起。他一边快速回复信息，一边笑着说：“花江峡谷大桥通车后，从桥上到村里只要7分钟，以后的日子会忙得脚不沾地，但心里踏实。”

这个藏在花江峡谷深处的布依村落，如一颗被时光掩埋的明珠。这里有茶马古道遗留的摩崖石刻、红军战斗遗迹，以及绵延8公里的壮丽峡谷风光。然而，曾因交通闭塞，让这个村子似乎被遗忘。“2005年以前，这里连条像样的公路都没有。”林国权回忆。

2021年，林国权听说家乡要修建一座世界级桥梁。随着大桥动工，村里的基础设施也逐步完善，他的心动了。在外打拼了10多年，早就有回乡开民宿想法的他知道机会来了。尽管家人反对，朋友也劝说别孤注一掷，林国权还是毅然决定返乡创业。

回乡后接手的老房子荒草丛生，设施陈旧。林国权丝毫没有退缩，投入20多万元，开始了一场脱胎换骨的改造。他上房捡瓦、清理院落杂草、铺设石板路、添置家具，还在院中修了游泳池，种上百日菊，让老宅焕发新生。

2024年国庆试运营，民宿迎来了开门红。20张床位，第一天竟涌来了80多个订单，客人从四川、重庆、广东等地纷至沓来。“手忙脚乱，连仓库都腾出来给客人住。”林国权笑着问，脸上的自豪感溢于言表。

今年“五一”，民宿更是火到“出圈”。短视频平台上，正在建设中的花江峡谷大桥的壮丽景色已然刷屏，游客循景而来。院子里人头攒动，帐篷密布。林国权迅速整合了8户村民的闲置房屋，将床位增加到40张。即便如此，旺季依然一房难求。如今，他的民宿已发展至26间房，收入翻倍，他还计划着再招些人来帮忙。

下午2点，一位老教师吴先生走进院子。他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兴奋地说：“我在抖音看到视频，这里太美了，就过来先探探路，准备国庆假期时约着朋友一起来玩。”